

波斯傳說

波斯傳說



中華民國十八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廿一年九月再版

波斯傳說

定價大洋六角

譯者 章鐵民

版權

發行者 亞東圖書館

發行所 上海五馬路
棋盤街西首 亞東圖書館

譯者的話

1

兩年前，我在北平——那時還叫做北京——讀了這部富麗的波斯傳說，覺得很有意味。這書是英國羅利謨先生們親自跑到波斯的鄉間和天幕裏去聽來的。他們用了樸素的英文記下，不加修飾，並且保存着許多波斯的俗字俗語和民間的口吻。我那時很想替致力民間文學的人們充一次小搬連夫；同時得着我的朋友衣萍君的鼓勵，我就開始翻譯了。我翻譯時，是想竭力傳達原有的風味，不增減原有的語句，同時要使中國一般的讀者們讀起來很順口，看起來很順眼。抱了這奢望去翻譯歐美名著，怕是不可能的；但譯這富有東方

彩色的波斯傳說，我以為該有幾分可能性。我每天抽出二小時的餘暇，譯了兩個月，纔譯了半部。

正想一氣譯完，忽然接到廣東的朋友來信，要我到廣東去做一點工作。那時革命軍已經攻下武漢，北平的舊軍閥正在捕殺無抵抗力的讀書人。我就決計離開北平，將半部譯稿託衣萍君賣給北新書局。他們要拿我的原本去對照，我就將一冊印着許多美畫的精裝的原本給了他們。我那時忙着起程，來不及做序，只得寫了一首小詩，算是小序。書名定為波斯故事，其實就是這波斯傳說的前半部。在原本的目次裏，前半部稱為可馬尼傳說，後半部稱為巴克第里亞傳說，是從兩個地方收搜起來的。

我到廣東之後，不會做成什麼工作，只做成一個飄流的人。半年後，在真茹教書，那時波斯故事纔出版；我想向北新討回原本，抽暇把牠譯完，但

他們說是撤場時把原本失去了。我很可惜那書和書中的美麗插畫。我問連上海的西書舖，都沒有這書；終於託西書舖代帶一本，直到兩年後的今年，我重見這久別的舊相識。

波斯故事出版不久之後，我的朋友趙景深君在北新半月刊上發表了一篇波斯民間故事研究（現在收在趙君的民間故事研究裏面，在上海復旦書店出版。），他說：

『……其中充滿了濃厚的東方色彩，領導我們到那異國的都城，玩賞着美麗地輕一般粗獷的故事，却也另有一種風趣，尤其是譯筆的流利，給我一個極大的愉快！……』

他又寄了廣東中山大學出版的一本民俗週刊給我，那裏面有鍾敬文先生和清水先生細密地研究波斯故事的文章；讀了他們的文章和趙君的英語，使我增

加不少的勇力。

於是我決計接着翻譯下去。我仍舊依着本來的主張翻譯，或者不免無意中有所遺漏，却不願故意增減原有的語句。但原本每篇的題目裏都有“The Story of...”這幾個字，我今番却在譯稿上把『的故事』三字省去了。至於譯名太長，也有些讀者以爲累贅的，但本書裏面也有很長的名字，像四十碼零一尺鬚鬢，和蒜衣毛裙四十隻腳的娜茜姐姐，有一個朋友勸我改短，我却不會改，因爲怕失掉原有的風味。

這集子共有故事二十八篇，這二十八篇的總名叫做巴克第里亞傳說；但我却用了『波斯傳說』的簡名。依周作人先生的解釋，『故事』和『傳說』是有分別的，『傳說中所講的是半神的英雄，故事中所講的是世間的名人』，他在神話與傳說一文裏，把神話，傳說，故事，童話四種東西的界限說得很

明白（參看自己的園地），但依我看來，這集子却是四種東西的混合物，所以就任意用了『傳說』二字。

鐵民。十八年四月一日。

附註：(一) 原書名 — Persian Tales

呼臘 — Kermani Tales

巴基特 — Bakhtiari Tales

(二) 原書名 — D. L. R. Lorimer and E. O. Lorimer

(三) 原書名 — Hilda Roberta

(四) 原書行者 — Macmillan and Co.

(五) 原書題 — 大英八編

(六) 廣東省立第一農業專科學校

目 錄

譯者的話.....	一
神鳥.....	一
兩個金兄弟.....	一
阿曼·九多和他的兩個哥哥.....	三三
獵人和白蛇.....	三七
法衣士和他的經翹妻.....	四三
伊佛波的商人和他的不忠實的妻子.....	五三
	五九

牧牛童弄醒公主.....	七一
半身孩子——達林.....	八一
華蒂曼怎樣殺死她的母親.....	八九
買了三條忠告的男子.....	一〇九
猛鶲和王子.....	一二九
吸大麻者的夢.....	一三五
狼新娘.....	一三九
要喚醒幸運的男子.....	一四一
螢蟬，小鼠，和馬蟻的哀史.....	一四七
碗兒在背（烏龜）和狐狸.....	一五九
狐狸和聖旨.....	一六三

刺木生和苦工 一六五

發財的牧羊人 一七一

商人和鬱金花 一七五

七姊妹 一八一

阿拔斯王和一個窮婦人 一八七

先知基叔的現形 一九三

不信上帝的樵夫 一九七

國王和二盲丐 一〇一

國王的獨子的命運 一〇三

海濤貝格和散夢波 一〇五

麵包師和報恩魚 一一九

神鳥

古時有一個老頭子，他是砍柴爲生的。每天到山中去砍一綑柴，賣回來，賣出去；就是這樣維持他的生活。

他有一個漂亮的妻子，和兩個兒子，一個叫做阿曼，一個叫做馬曼。有一天，這老頭子照常往山中去砍了一些柴，但當他蹲下去，把柴綑放上肩頭的時候，忽然覺得很重。他用了許多力氣，還站不起來。於是放下柴，站起來一看，看見一個蛋在柴上，不像平常的雞蛋。他檢起來，放在帽裏，自言自語地說：「這一定是上帝賞賜我的。」

於是把他那個蛋帶回家，交給他的妻子，吩咐她說：「拿去賣掉。」他的妻子就到市場去，走進一個鋪子，取出蛋來，說：「我要賣這個蛋。」店主人拿起來看了一看說：「這是一個很寶貴的蛋，你要賣多少錢？」婦人回答說：「隨你給多少錢好了。」店主人說：「公公道道給你一百圓門【注一】好嗎？」婦人說：「別同我開玩笑。」店主人說：「那麼，給你二百圓門，好嗎？」婦人想了一想，我就答應他二百圓門，看他究竟是不是同我開玩笑，所以她高聲地說：「好吧，我有急用，就請你給我二百圓門好了。」那男子立刻取出金元，數了一數，交給她，她就老實地帶回家了。她對她的丈夫說：「我將那個蛋賣了二百圓門呢。」他說：「很好，我愛，不要對別人說，這是上帝特別賜與我們的恩典呢。」

第二天，他又到山中去砍柴，他看見一隻極美麗的鳥，飛過來，產了一

他們說是搬場時把原本失去了。我很可惜那書和書中的美麗插畫。我回過上海的西書鋪，都沒有這書；終於託西書鋪代帶一本，直到兩年後的今年，我重見這久別的舊相識。

波斯故事出版不久之後，我的朋友趙景深君在北新半月刊上發表了一篇波斯民間故事研究（現在收在趙君的民間故事研究裏面，在上海復旦書店出版。），他說：

『……其中充滿了濃厚的東方色彩，領導我們到那異國的都城，玩賞着美麗地乾一般組織的故事，却也另有一種風趣，尤其是譯筆的流利，給我一個極大的愉快！……』

他又寄了廣東中山大學出版的一本民俗週刊給我，那裏面有鍾敬文先生和清水先生細密地研究波斯故事的文章，讀了他們的文章和趙君的獎語，使我增

聽我的話，我就告訴你一個好法子。」樵夫的妻子說：「好的，告訴我吧。」她並且對老婆子發誓，要她做什麼她就做什麼。

於是老婆子說：「我認識一個年輕的男子，他很愛你，他爲你害相思病。我願意介紹他和你做朋友。」樵夫的妻子說：「很好，依你吧。」

於是老婆子很高興地回到鋪子裏去說：「快拿麵餅和糖漿給我吃，我將報告你一件好事呢。」店主人立刻拿麵餅和糖漿給她，她大吃一頓，吃到不能再吃。於是她說：「我已經說得她非常愛你；她約你明天早晨到她那裏去。」

次日早晨，他們一同到老樵夫的家裏去，樵夫的妻子立刻發狂似的愛他，差不多連命都不要了，她失掉自主的能力，聽他怎樣擺佈。他們並坐着，互相接吻，談心，調笑。店主人看見她已經受迷了，就對她說：「倘若

我們要好朋友，你應該依我一個條件。」她說：「什麼條件呢？」他說：「你應該勸老樵夫將那隻鳥捉了來。捉來之後，立刻告訴我，我還有事教你做。」他坐了兩三點鐘纔回去。那晚上，樵夫的妻子極力懇求丈夫答應她把那隻鳥捉回來。

次日早晨，老樵夫起來說：「我要去砍柴了。」他的妻子說：「好極了，不要忘記我的話呢。」於是她拿了刀和索上山去了。他砍了一堆柴，捆了起來，蹲下去，放上肩頭。當他正要站起來的時候，那隻鳥飛來了，棲在他的柴上，正要產卵。老頭子悄悄地慢慢地伸出他的手，握住鳥的兩條腿。那隻鳥用力掙扎，但他握得很緊，不讓他逃去。於是她把牠縛在手臂上，帶了回家。

這時候，老樵夫的兩個兒子每天在阿康〔註二〕那裏讀書。